

杨平:与时间赛跑,定格壁画里的山西



考古界流行这样一句俗语:“世界壁画看中国,中国壁画看山西。”

山西,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,处在黄河“大拐弯”的三角洲上,矿石、煤炭等资源丰富,自古百姓丰衣足食。北魏平城时代的佛教东传、唐王朝的粟特商队驼铃、金元时期全真教的宫观大兴,多元文明在山西的商道上碰撞融合。绝佳的地理位置、不同文明的交织,成就了诸多令人瞩目的寺观壁画。东有太行,西靠吕梁,中间的汾河潺潺而过,这种“两山夹一川”的地貌是重要屏障,也让山西寺观壁画至今留存的数量依然可观。

据统计,山西古代寺观壁画的数量,占全国寺观壁画总量的70%以上。学界将山西寺观壁画与敦煌石窟壁画、陕西墓葬壁画并誉为中国现存壁画的“三巨头”。但相比后两者,山西寺观壁画实在是低调太久了。直到去年夏天《黑神话:悟空》爆火,作为游戏主要取景地之一的山西才引发大众关注,上万人涌入山西旅游,打卡古建、看壁画。

事实上,山西古迹“出圈”的背后,离不开杨平的奔走努力。二十多年来,她探访了近千座山西古庙宇,自费几百万,行程超30万公里,拍摄了二十多万张高清图片,网友称她为“现代林徽因”“山西徐霞客”。其中部分亟待拯救的壁画在《高堂粉墙烛下见:中国山西乡村古壁画探幽》一书中出现,该书出版后,一度刷屏,好评如潮。最近,汇集了山西34座寺观、600多幅壁画的《地上看山西:中国古代寺观传世壁画》问世,佛光寺的天王、永乐宫的仙人、娲皇庙的娘娘……线条、色彩、衣裙飘带、人物表情纤毫毕现。这一刻,沉睡已久的山西寺观壁画,在杨平的镜头中、在哑粉纸面上定格。

现代快报/现代+记者
姜斯佳



文化学者杨平 受访者供图

从“东方艺术画廊”,到壁画版“清明上河图”

拿到《地上看山西》的读者,不仅会惊异于这套书超过8开、重达15斤的体量,也会被封面上绿面红发、三头六臂,“撕开愤怒面,露出慈悲容”的永安寺马首明王像震撼。

“这是编辑和出版社的功劳,”杨平说,“其实清代以后,画着明王的壁画在晋北地区很多,凡是有水陆画的都有马首明王把脸撕开的壁画,就很魅惑人。这样的形象也是在表明看东西不要只看表面,撕开愤怒的脸,是更善良慈悲的一面,本身就有警示教育作用,而且这样的形象也更能吸睛,从市场角度出发,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表达点。”

全书以城市为轴,从晋北到晋南,串联起佛光寺、永乐宫、岩山寺、五岳庙、大云院……一本书不能穷尽山西所有的壁画,但已尽可能呈现了山西寺观壁画最精彩的部分,选取了从唐代到清中期,每个朝代最具代表性的杰出壁画作品。

其中包括被称为“东方艺术画廊”的永乐宫《朝元图》。“众神朝元,满壁风动”,东华帝君、太乙真君、雷公电母……400多平方米的墙面,绘有286位道教仙人,可谓是高规格的“仙人赶集”。如此庞大的朝拜队伍,却丝毫不显杂乱,寥寥数笔,神态毕现。衣袂翻飞,无风而动。看了它才懂什么叫“虎鼓瑟兮鸾回车,仙之人兮列如麻”。电影《封神》三部曲、河南台《常识中国》节目,都借鉴了其中的服饰纹样、色彩风格。

这是杨平最喜欢的壁画之一:“这堂壁画之所以出现在山西大地上,是因为在元朝,山西的临汾运城地区是中国文化的副中心,有这种经济基础和文化氛围,才能画出这样继承盛唐、宋代气象的壁画,将唐宋后盛行的吴道子‘吴带当风’的神韵,发挥到了极致。”

“南有永乐宫,北有岩山寺”,我国现存唯一的青绿山水壁画,就藏在岩山寺中。金大定七年(1167年),68岁的金代宫廷画师王逵已经耗费整整10年时间立意构图,终于在岩山寺文殊殿壁上落下了最后一笔。这堂壁画极其精细地描绘了从宫廷到民间,从皇帝、王公贵族

杨平

山西地域文化学者。曾任北京某经济报记者,《中国女装》《女装》杂志总编辑,《走遍世界》杂志出版人、总编辑。现任浙江大视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艺术总监。2013年至今,自筹资金对山西占全国70%的寺观艺术、古村落等进行深度梳理。代表作《人文晋城》《曾经的优雅与辉煌:上党梆子与古戏楼》《仰望三关》《高堂粉墙烛下见:中国山西乡村古壁画探幽》《地上看山西》。主编《山西国宝之旅》《岩山寺》《公主寺》《典藏山西·彩塑》《典藏山西·壁画》《山西寺观壁画精编卷》(上中下)《山西寺观彩塑精编卷》(上中下)等书籍。

大读家

与他们的思想现场
读书人,写作者

到市民、小贩、卖艺者不同层次的生活,从中能看到当时的建筑、民俗、服饰、礼仪,被誉为壁画中的“清明上河图”。

在杨平心中,这堂壁画代表了界画的最高水准。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、宋徽宗的《瑞鹤图》,都是界画精工之作。后人推测,年轻的王逵曾入宋徽宗创立的翰林书画院学习。在汴京已经沦陷41年后,这位年过花甲的皇家御用画师,用界笔直尺在晋北荒村里重建故国。

此外,水神庙的《元杂剧图》是唯一以图像形式记录元杂剧的珍贵史料;水神庙的《尚宝图》中,桌下木斗里装着白色冰块,让人见识到700年前的古代“冰箱”;开化寺大雄宝殿的宋代壁画,描绘了帝王、后妃,乃至商贾、渔夫,甚至暴徒、盗贼,展现了历代士大夫文人画中很少出现的场景……

在海量的杰出壁画中进行选择,也不免有让杨平“忍痛割爱”的时候,其中之一是应县木塔壁画上的交脚飞天像。“壁画上的飞天往下飞的时候,两条腿在身后翘起来、交叉着。不同于敦煌的美丽飞天,山西的飞天很多是女身男相,腰粗膀圆,身材壮硕。未被选取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编辑觉得壁画的线条比较简单等原因。其实,从木塔塑像里发现的辽代经卷可以看出,当时流行的线条就是这样的,越早期越简约。”

“不再回望,自己和故乡之间就断了”

杨平出生于山西省晋城沁水县一个古村落,1997年定居杭州。她的考察山西古迹之旅,起点是一次令人痛苦的意外。2002年冬天,临近春节,父母有天深夜烧柴取暖时,一时疏忽一氧化碳中毒,双双离世。

2003年清明节,给父母扫完墓,杨平来到晋城,打了个车把整座城跑了个遍,发现自己对故乡如此陌生。她决定重新认识故乡,“其实是给自己找一个回去、回望的理由,不再回望,自己和故乡之间就断了”。

从晋城开始,杨平用3年时间走访陵川、高平、泽州、沁水、阳城等地,写下《人文晋城》。之后,她将目光放在上党地区的古庙、古戏楼和戏台上,研究上党梆子的发展历程,写下《曾经的优雅与辉煌》。再后来,她出走塞外,穿过雁门关、宁武关、偏头关,完成《仰望三关》。

2012年,杨平开始将目光转向那些遗落在乡村的古壁画上。在此之前,她当过记者站站长,也做过时尚杂志的总编辑,“每天踩着高跟鞋,吃好的,穿好的,眼睛里看的也是美好的,生活很滋润”。但身处那样的江湖久了,她总觉得缺点什么,心里总惦记着父亲在她十二岁时叮嘱过的话:“养活子女就是图他们将来能有点儿材料(本事),对社会有用,对国家有益,也算我作了贡献……”

那之后的十多年,杨平和团队扛着沉重的摄影器材,沿着山西泥泞崎岖的山路,一个村一个村地“盲找”。高跟鞋踩不动了,但她心里觉得愉悦,“看到美丽的塑像额头那一点朱砂红就会很开心,就是被吸引,就想去拍。看着一个文化景观,看着一座庙宇,看着一堂壁画,你就能够沉静下来,并且看到它背后的东西,整个眼界就不一样了,思考问题的境界也就不一样了。”

为了尽可能还原每一幅壁画真实的色彩,杨平和团队要先拍摄灰板作为光线的参考,拍摄壁画时,常常要反复按快门几十、上百遍,照片导回电脑后,还要再反复调试、校正。更大的挑战是技术以外的问题,山西的乡村寺观很分散,有时候杨平和团队走十几天也拍不到一方壁画;有时道路不通,只能租用农用车或者“蹦蹦车”上去;有时看守寺观的人去地里劳动,门上写的电话号码打不通,还得等对方回来开门,拍一个地方跑三五次也是常有的事;很多时候,摄影师还要负责清理场地,比如有

的寺观被当作羊圈,摄影师还得捡干草、把杂物搬出去……“总有各种各样、层出不穷的问题,我在团队里的角色主要就是找钱和解决问题。”杨平说。

她的脚步走遍了山西的山野乡村,在村民口中,她可能是“那个不怕鬼的外地女人”,一进村就问:“你们这附近有没有大庙,墙上有没有彩色的画画?”但是她所做的事情,却让无数山西乡村的古壁画遗迹得到了留存与纪念。

“每次拍摄之前都动摇,一出发就不动摇了”

一路拍摄过来,让杨平印象深刻的经历有很多。在罗圈堡拍摄的时候,有一堂壁画发现得很意外。当时团队已经在那里拍摄过三次了,但杨平总觉得还看不够,自己又上了罗圈堡,一进村,杨平向村口的几位老人打听还有没有其他大庙,其中一位80多岁的老人说,有一个快塌的房子,里面有点彩画。顺着老人的指引,杨平发现了一座三开间的殿宇,已经塌了一半,残存的墙壁上,描绘着道教经典《玄天上帝启圣录》的故事,以及龙王出宫布雨图、回宫图。西间的大梁已经断裂,临时支撑梁的小柱子歪歪扭扭,也已经裂开,裂痕很新,看起来随时都会彻底倒塌。年轻的助理最初不敢进去,在杨平的劝说下,才悄然从车上取下摄影器材。

进去拍摄的时候,杨平发现自己拿的镜头也不对,长镜头拍摄起来进展缓慢。到了中午,村里一个73岁的大娘走过来,像对自家儿女一样自然地说:“中午了,回去吃饭吧!”杨平和助理受宠若惊,乖乖跟着大娘回了家。如今回想起来,杨平还是忍不住笑意:“大娘给我们做的面条,是我一生中吃过最香的面条,它是用玉米淀粉、豆面和小麦面和在一起做的,我们忍不住都吃完了,最后大娘都没得吃,给自己煮了一包方便面。”正是这种亲如家人的招呼、款待,让杨平总是忘记奔波的疲累,觉得做这些事情很值得。

从罗圈堡回来后,杨平时常担忧:那根顶着半个殿宇大梁的柱子是不是彻底折了?那一墙壁画可还完好?直到2021年春天,她再次回到罗圈堡,发现那座庙宇已经得到重修,庙观美观,但壁画已经不在。杨平当初留下的影像,成了最后的纪念。

事实上,山西壁画始终面临着多维度的存续危机:自然的氧化、人为的破坏,甚至出于善意的“保护性”修复造成的二次损伤……作为亲眼见证者,杨平深知保护山西古迹的不易。“山西的寺观壁画往往在偏僻的乡村古道,数量很多,位置很分散。另外,它不像敦煌石窟,这些寺观壁画都是在木构建筑里,木构建筑过几十年、上百年就得翻修,否则它就腐朽了,本身保护难度就相对更大。”壁画是建筑的“皮”,建筑本体出了问题以后,要修复壁画,只能把它从墙上揭下来,拆掉房子重建,再把壁画贴回去,这是伤筋动骨的“大动作”,需要非常精细的技术和大量的资金投入。一幅壁画修复,难度尚且摆在这里,这样的壁画,山西有将近4万平方米。而在壁画以外,山西的寺庙建筑、佛像等,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。

这么多年奔波辛苦,杨平其实常常动摇,“我每次拍摄之前都动摇,但一出发就不动摇了,看着那些壁画就走不动了。”今年春节,老家有个人给杨平发消息,说他看见一处壁画,怕今年下雨塌了,让杨平抓紧去拍,但从杭州到老家来回2000公里,拍摄的成本让杨平很难吃得消,“有时候你得到信息不拍,心里也很着急。希望通过这次做《地上看山西》这本书,推向市场,能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山西寺观壁画的重要性,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彩丰富。我们有拍摄经验,如果有更多的社会力量能够帮助我们,就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完整。”